

### 早闻秋声

## 闪光的她们

50岁的农村妇女，将三十年婚姻之痛从容揭开，把喜剧作为自己“重生”的标志……今年第一个让人猝不及防流泪的脱口秀表演，来自天命之年闯入新赛道的演员“房主任”。

她一上台就自封是村里“信息中心主任”，村里七大姑八大姨的“信息”全靠她口头传播。正当你以为她要聊聊农村大婶的八卦日常，她又用轻松的口吻，一字一句道出生活的困局：父母曾以为给她找个身高1米55的丈夫就不会被家暴，谁承想丈夫叫来公公帮手，上阵父子兵；丈夫懒惰、败家、出轨，她向父母诉说要离婚，但父母坚持“离婚丢人”，反反复复都是同一句话，“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”

有什么不能过的？谁不都是这么过的？不敢想，这世上有还有多少个曾像“房主任”一样生活着的人们，散落在不同的地域，忍着忍着就过了一辈子。但最终走到台前的“房主任”，坚定地给出了

反驳：她成为脱口秀演员的一个原因，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，能有母亲托举支持，不能过，就不过。

于是，“房主任”带着“五十岁进城务工”的觉悟闯出了另一条路。父母记不得她的生日，她把签约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的那一天当作自己的“生日”，然后努力打拼、净身出户、重启人生。当她说起这三年的变化，这个真实的故事跨越表演的技巧，以万钧之力击中听者的内心：出走以后，她终于有了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

我们当然知道，人生不是爽文，任何一场出走都不会轻松。“房主任”在后来的播客节目里说，她第一年讲开放麦，现场效果总是“冷”；她常常觉得没自信，是她的老板一直鼓励她，甚至给她的孩子付了学费；而她所有的勇气，源自前夫断了后路，只能逼着自己往前走，“但凡有一点惰性，你不会逼着自己脱胎换骨”。

曾被人支持，也愿意托举别人；有勇气脱胎

换骨，也有能力绝境重生，大概也是这个夏天许多闪闪发光的女脱口秀演员的共性——每一个让人放声大笑的“地狱笑话”背后，都是一种击碎痛苦、重塑自我的能量。

比如在另一档节目中，新人小帕讲父亲的家暴与出轨，讲从小经历的打压，讲着讲着就轻蔑回击了那些细思极恐的糟烂事；乳腺癌患者王颖讲病痛、讲命运，用淡淡的嘲讽，把生活的沉重与无常踩在了脚下。

真好啊，不必再说女脱口秀演员能说的话题有限，她们能说的本来就很多。不是贩卖苦难，也没有硬上价值，好演员自有从细致的观察、鲜活的拆解。当她们让笑声追问痛苦的来处，大概也能帮助更多人回看人生的不同可能吧。

常秋秋

媒体人

### 花言峭语

## 看不出来的好

张译主演的《以法之名》完结，人们又开始讨论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为什么张译作为主角，不是讨论度最高的一个，他是不是再次陷入“主角不爆”的怪圈？

张译主演的影视剧，几乎每部都有很高的收视和讨论度，为他赢得“扛剧王”的称呼，但最近几部，剧中的配角，甚至反派反而更出挑。《以法之名》开播后，人们在讨论蒋欣、刘佳、董晴、徐梵溪、任重、冯嘉怡、田昊，在讨论“谁在栽赃谁在陷害”，刘佳的“办成铁案”，以及徐梵溪的哭戏，觉得张译在这部戏里没有突破性表演。

其实，一部影视剧的主角，不论是正是邪，未必得是最出挑的，成熟的制作者在考虑主演的时候，最希望的是，TA能不能成为这部戏里，表演层面的“组织者”，能不能给这部戏的表演铺设一个良好的氛围。这个人，不论戏里戏外，一定要有一种托盘效应，能够托住，也能够承接。所以，《以法之名》这样的故事，在筹备阶段，人们想象中的主角，就一定是张译，他不能扛剧不重要，他能不能托戏才重要。

张译过去出演的所有影视剧，不论制作者的初衷如何，也不论他的初衷如何，他一定会成为表演层面的“组织者”。在故事里，他往往扮演一个大团体或者小团体的灵魂人物，成为一段故事结构性的力量，安抚每一个人，启动每一段故事，他自己的悲喜无人知晓，在故事之外，他也负责组织 and 调动，负责安抚每一个人。他是我们想象中的理想班长、理想连长，理

想的刑侦队长、寻亲团长，他的职位未必必要更高，但他的亲和力，他的覆盖面，却是一个故事里最高的。从《士兵突击》一直到《三大队》。都是如此。

《以法之名》其实也是这样，他扮演的洪亮，是一个团队的核心，是案件调查的启动者，是故事中人最愿意信任的人，是组织者，是托举者，是覆盖整个故事的人。但，《以法之名》里的洪亮，和张译以往扮演的角色，几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，他出身农村，是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，是典型的“凤凰男”，却一步步走入不属于他的世界，走进一个奇境，去和他原本够也够不到的人打交道。

岳父和妻子，都被他称为领导和同志，接他们的电话，他总有种接领导电话的不和谐感，没有一丝亲密，没有一句废话，语气紧张而严肃，毫无家人面前的松弛。在家里，和他们相对，他也是正襟危坐，察言观色，唯唯诺诺，站不敢站，坐不敢坐，面对孩子，也是满脸堆笑，手按胸口表示激动感谢。在工作中，他更是这样，一溜小跑，缩着一点肩膀，常常是微弱地表示一下肯定或者反对。让我想起当年李雪健扮演的宋江带来的铺天盖地的质疑，人们不能忍受宋江是这样一个人，不能忍受他的嗓音、表情，说话时的谨小慎微。但不论是张译扮演的洪亮，还是李雪健扮演的宋江，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逻辑的，只有这样才能生存，只有这样才能在被人注意的情况下，慢慢成为一个组织的粘合剂。

先看了评论，带着怀疑去看张译扮演的角色，却觉得，这个角色令我惊叹。《以法之名》是个不寻常的故事，看似悬疑，看似司法，但内里是官场，是人情，是不够黑白分明的一切事物。不爽，不痛快，结局更是招来各种质疑，某某为什么不涉黑，某某为什么没有抓。但也就是这点，让它和同类的故事不大一样。

张译就更不寻常。我几乎看过有张译的每一部戏，但这一部里的张译，是最不一样的，依然是“组织者”，依然是灵魂人物，却是一个中国式的“组织者”，是千疮百孔里的现实英雄，是窝窝囊囊的底线坚持者，是每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人都心领神会的那种人，在千丝万缕的隐形红线中，慢慢把事办了的那种人。《三大队》里的队长尽管受尽委屈，也没有这个故事里这么窝囊，但这种窝囊，就是张译演出的特异之处，能把这种灰调子演好，比把黑和白演好更难。

但他演得好，人们不意外，他就应该好，何况他是这种托举性质的好，窝囊的好，于是他就不那么显眼，配角则会因为几个场景，几句词，因为反派身份，显得格外出挑。但我想，他完全可以胜任配角，可以演好反派，可以出挑，但别的演员，却未必能够胜任这个组织者的身份，未必能够甘于窝囊，甘于托举。正是这种看不出来的好，才是真正的好。

韩松落

作家

### 钱眼识人

## 真“狂飙”了

在我看来，很多溢美之词在《狂飙飞车》这部商业大片面前都变得有些刻意、苍白，因为太好夸了反而不应该虚头巴脑。明明知道故事那么老套、人物那么扁平，但我就跟着《碟中谍8》的感受是一样，激动的情绪一直被顶在嗓子眼，有几场戏就像看“有生之年”级别的演唱会一样真想呐喊。

电影的镜头是非常讲究的，为了营造出F1拉力赛的紧张感，在比赛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压低视线，感觉观众也在硬地面上随着轮胎被速度剧烈摩擦，这种“在地感”如果辅助高规格的观影屏幕就非常爽。片中在比赛前后的准备、复盘小会上，同样选择了快速剪辑、迅速换人的拍法，带着台词的速率、信息量和密度就要跟上。所以别看是商业片，台词的含金量不比很多文艺片差，时不时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幽默风趣的生活态度，片中超过两个人以上的对话反而很好看，不会觉得烦。

有些电影的BGM就是水分，营造出很虚的氛围感，但这部电影里面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参与了叙事。在大的框架上，古典、硬摇滚与黑人音乐、嘻哈就对应着故事里的两代赛车手，一老一少，一白一黑，大家可以脑洞一下就像

看动画片，两个人物背后的音浪在斗法，此消彼长，但最终还是融合到一起。我自己最有feel的一段是索尼第一次参加拉力赛，给的是皇后乐队的《We will rock you》，复古情怀尽在不言中。

片中的文戏表面上看都挺俗套的，人也扁平，几乎是一种性格贯穿始终，其实没有什么逆转的，但细节是魔鬼。尤其在索尼身上，整个团队对布拉德的“溺爱”都快溢出来了。比如技术总监吐槽他是一个莽撞，以为靠荷尔蒙就能解决问题的牛仔时，怎么可能想不到1991年让布拉德一炮走红的《末路狂花》，他在里面就扮演一个青涩但让女主垂涎的阳光牛仔（骗子）；还有索尼训练体能的方式很古典，黑人小伙约书亚是靠人工智能工具，他就是纯跑，把身体当健身房，拔腿就跑，也让人想到了史泰龙的《洛奇》系列，跑步时的衣服风格都很像，很难不说是这一批巨星的惺惺相惜。他对应着赌徒，爱甩纸牌，一方面为了强调他的冒险精神，不按牌理出牌，也是他训练手指灵活度的方法，是在耍帅。

布拉德与汤姆·克鲁斯今年都拿出了绝对主角的大片，精神内核其实是非常一致的：我老了但是没死，还能赢，电影里有台词说：我们

就是又老又冲动而且又破产的失败者……但是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比赛，我必须在。他们多年前合作过《采访吸血鬼》，两个金发大帅哥可能还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对应关系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保持着这个年龄男性身体和精神的最佳状态，还那么热爱拍高难度的大片，我觉得他们就已经不能用帅哥来形容了，是有一些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精神附体的。在伦敦首映礼上，两人合体站台，除了激动，我竟然想到“诸神黄昏”这个词，好多强烈的记忆涌上来，好多名字也出来了。今天看来这些好莱坞经典商业片都遵循着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：故事脉络清晰、人物性格稳定耐受、配乐激越翻滚、镜头语言将五官和人体的力量、美感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，所有这些手段在今天或许有些保守、陈旧了。现在一旦讲故事，镜头语言又夹杂着价值观的干扰，就好像拉力赛上的撞车事件，事与愿违的失控在所难免，前者的观感就弥足亲切。最后我从这部电影里感受到就一句话：热爱能抵御一切苦难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

### 情人看剑

## 影视圈才是“鉴抄”重灾区？

近来文学圈爆出的一大新闻是，网络上兴起“鉴抄”行动，网友与读者陆续发现，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与他人作品存在诸多“异曲同工”之处，或有抄袭之嫌。一时间议论纷纷，关于“纯文学不纯”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。风波似乎尚未波及影视圈，说起来，在影视圈内这类事见得还少吗，偷桥段、场景、对白，乃至整部戏照搬照抄、本土重生，可说是屡见不鲜。那里早已是一滩烂泥的重灾区。

经过这次“鉴抄”比对，福楼拜、马尔克斯、张恨水、张爱玲、卡佛等中外作家的金句赫然都在被摘抄剪贴之列，如果要给这些作家列个榜单，目前来看，张爱玲恐怕位居榜首。有网友说不愧是祖师奶奶，那些“兀自燃烧”的句子让人爱不释手，既然高山无法逾越，不如直接将它们引入文中。其实这一招香港影视圈早就干过，从电影《黛绿年华》到剧集《依本多情》，都没有得到张爱玲授权，而是另起炉灶仿写新的故事。照葫芦画瓢，难度不大。

先说《黛绿年华》。该片摄于1957年，虽说是改编自香港女作家郑慧的小说，但一眼可以看出故事脱胎自张爱玲的《第一炉香》。涉世未深的女学生误入凤月魔窟，走上交际花之路，与葛薇龙的遭遇如出一辙。不同的是电影加上了道德谴责与大团圆结局，引诱少女堕落的范太太（也即是《第一炉香》里的梁太太）最后疯狂，她操控的女儿们或染病身亡，或逃出生天，好在女主角得到了来自劳工阶层的关爱，终获新生。张爱玲写的是把人变成鬼的毁灭，《黛绿年华》则续写把鬼变成人的重生，题目意趣上迥然不同，但核心故事却是挪用而来，到底理亏。

至于张国荣与商天娥主演的《依本多情》更是离谱。1984年TVB拍摄的这部剧集，把《第一炉香》《倾城之恋》《心经》嫁接到一起，使劲抱着张爱玲的小说薅羊毛（张爱玲当时仅把《倾城之恋》的电影版权卖给邵氏电影公司）。最后一场戏，日寇袭港的炮火声传来，男女主角享受共赴生死的最后一刻安宁，剧集至此戛然而止，坠落也好，浪漫也罢，此时此刻归于淡然，也算是延续《倾城之恋》的精神。后来拍摄《第一炉香》的消息不时传来，书迷心中男主角乔琪乔的第一人选永远是张国荣——说起来已是如烟往事。

香港电影如火如荼的年代，也是野蛮生长的年代，各类致敬、戏仿、剽窃、复制之处数不胜数，无法逐一分辨与追究。绝对纯净的原创不可能存在，但是真正的高手不会直接拿来用，好比王家卫没拍张爱玲，却能把《东邪西毒》拍成金庸版的《半生缘》，高下立见。韩炳哲在《山寨》里写到中国式山寨产品时，也提到文坛这类情况。“山寨产品往往有其自身的魅力。其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决定这种创新性的并非破除旧有、创造新生时表现出的非连续性和突兀性，而是对修改、变形、组合和转换的游戏兴致。”那时的仿制品或许还有一种游戏精神，今天那些作品却只让人看到四个字：急功近利。因为作者根本无心与原作用旋、拆解、重组，单纯只是想从大树上折下一枝花，直接插在自家花瓶里而已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